

十經齋

文彙

道光壬寅中秋題於系部

會稽勞於部





西雍先生自廣平守述職來京得讀其十經齋文集
十年前所著者又增其半其稽經述學去非求是與錢
詹事及其師段茂堂大令書相首尾而義有獨得不爲
曲傳出入於九流百家旁暢曲證務扶持其說於不可
易雖起老師宿儒而難之莫能勝也其學有專門而不
爲苟同也如是然其他作於談權述別之情比物卽事
之旨其氣疏其音雅其情詞蕭瑟而嵯峨於齊梁下之
作者意不屑也人以先生邃於經而工於文異乎樸學
之士不知學問之道固有足乎此而通於彼者而先生
未嘗爲異也漢世能治經者莫如賈生董仲舒劉向揚
雄而其文皆非後世能言者所可及故班固之傳漢書

也無文苑獨有儒林而已至范蔚宗後漢書始歧而二之而史之例遂沿而不可改不亦惑哉然此非獨爲史者失也卽世之文士亦群囿乎其說而不能自拔若以文章之道本不可通於治經者此則學術之弊倍本失源而吾所謂足乎此而通於彼者古學者未始不如是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吾讀蔚宗書有感於文章質文升降之變遂因先生之文書以發其端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上元梅曾亮叙

十經齋文集卷一



嘉興沈濤西雍

遊法源寺看花序

法源寺者蓋有唐之舊刹而都城之勝地也靈宇曾構
高翳雲日奇卉叢馥夾羅廣庭每至暄風披拂遊人若
蟻庶常黃君霽青以下直之日借榻上房幅巾蕭然時
寄吟賞復選勝侶召娛朋連臂踏歌直造花所絳萼蒸
霞素蕤成雪馨烈遙散菲菲襲予如入曼陀之天旃檀
之國焉藉草爲茵折枝代塵析妙理於半窟參香塵於
鼻觀攀條拾蕊仰而賦詩絲羽嚶嚶妍唱如答歡情旣
洽芳筵更陳蘭肴扶寸清醪盈酌促坐舉白隔花傳觴

朱顏皆醜耳熱交作共企盤石或眠落英客主微疲夕
煙欲暝陽烏戢景驪駒在門披蘿徑而言歸躡芒屨而
竟去夫吾人生長江南流連風月嘯葉日晚掇英露初
攜手林嬉有來斯應今者煙景不逢衝飈疾卷白日無
色黃沙當餐方麴障面時汙元規之塵素衣染緇已逃
中散之蝨黃君獨欣翫麗矚招邀吟袂續南皮之雅韻
開北海之芳樽目眩天采心醉芬郁爲越吟者無復鄉
關之思遲葑蘇者蠲此幽憂之疾咸謂斯樂難忘當共
相繼而此歡之人又皆旅翮方摧蓬根待轉瘁似春枯
之條散如秋零之葉能無攀漢柳而長懷序蘭亭而增
愴乎前日嘉會咸抒盛藻身迫行邁情繫昨遊因復序

之以貽黃君且以爲別同遊者孝廉張又蘇如海陳臯
蘭傳均葉兩坨維庚同歲生王槐卿森家曉滄潮共霽
青爲七人



與段茂堂先生書

濤聞應龍沈鱗俱縱大壑而川后不病其汗檮散擁腫
咸就隱括而匠石不能以繩何則所性不可移而容納
之道廣也濤自艸角獲侍清塵肌色黝疢被服充屈口
甚蹇吃非阿戎之談識旣童昏鮮文舉之對而先生見
待以國士延譽於通人湔祓爲心眄睐成采使繭栗之
犢與帝稷而同阜蘭單之乘共驥驟而齊價昔邛懷美
錦何黠識之於蚤歲邢蓄盛藻清河致歎於幼年濤才
不及之而遇與之齊矣竊感鮑子知我之恩每懷子勝
斐然之志寸陰不居尺波易逝歲月逾邁一紀於茲進
不能振拔景跡展輪翮之用自奮天衢之上退不能鑽

厲情學窮墳素之奧揚聲竹帛之際年謝潘岳而二毛
已催志慕顏回而一經不治遠追宣聖無聞之懼近詠
詩人徒悲之歎未嘗不覽明鏡而拊心撫陳編而參息
也歲在攝提之紀曾登闕里之堂遠離已來又彌年載
中間一就公車之徵再應莫府之召北首燕路則形疲
於載馳南棲江表則神瘁於物役養素邱園用息塵軌
賃廡一椽小加營構能容蠹簡足仰屋梁門謝塵雜複
臺卿之辟冢承素業鑿平仲之楹博涉藝文旁叩鈎識
因依周續之五經五緯之名曰十經齋又欲刺取載籍
中緯候之文都爲一編以爲陰嬉撰攷實洙泗之微言
握河括地卽疏序之祕寶春秋屬商感精運斗之符璣

四始而共序孝經屬參援神鉤命之理偕一貫而並授
所以中壘校之於前高密注之於後爰辰卦氣九師明
入純之易含樞耀魄二鄭證六天之禮而或者疑文因
赤制有類瞽史之記字別卯金不見汶長之書不知聖
人百世可知夫何有於炎曆聖人神道設教豈反謝乎
予文至於古字通假其流實繁日月爲易徵異說於祕
書

祕書緯書也漢人或謂之祕經或謂之祕記說者以爲參同契之類非

遊我殊形佚籀

文於石鼓况乎文成數萬亦有郭公言傳九千寧無夏
五而必欲以鐳爲劉

說文金部鐳殺也經典中虔劉字當作鐳假藉作劉公劉劉累字當

作劉畢氏文字辨證以爲劉亦說文正字今脫者當矣

改卯從卯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未爲通論也誠懼絕學之將泯幸斯文之未墜

思欲網羅散失參稽同異勉十舍之力以成一家之言
草創伊始未遑卒業伏惟先生體河目之姿表人倫之
度儒行重於北海禮教宗於南國綴學之士咸資準的
發藻之彥競列都養濤質慚狂簡夙蒙所裁尚冀本師
成其終始十經齋室初考欲求記文一篇光其窔奧示
以指歸庶已朽之木遇龍蹲而再雕陸沈之羽攀鳳翼
而高運匪欲以爲實寶亦藉以堅吾信耳夫三都無孑
冥之序已覆陸生之醬雙松非退之之記誰識崔丞之
哦古人所謂附驥一毛則追風千里故敢因牋悉其委
曲白雲在天翹首而已

十經齋考室文

橫艾渚歎角氏星躔月采成朏日稷虞淵沈子齋室始
就詠碩人之考槃經生下帷匠氏輟斤掃室聚窆插架
當門圖書左右紛然雜陳既闕精廬爰肇嘉名五經五
緯是曰十經維緯之興實始太古陽虛龜浮書契是祖
庖演先文遂握機矩巡甲開山通乾鑿庀握河記堯括
地象命白圖授黃丹書啟倉帝王之階錄記興亡卦驗
彖圖星宿講堂官世厥守馮相保章孫觀嘗謂周官馮相保章氏所掌之
書類卽識緯其說甚確木運將終水精告瑞臧彖通流綴學立制
河洛六卷鉤鈐七緯絳衣縹筆向辰告備血化端門虹
飛委地性與天道聞之匪易永宏祕經攷信六藝復有

中候帝魁之書準哲之讖勅省之圖苗興霸免撰名詭

殊演命明道紀異攷符八十一篇靈準爰聽七十二子

陰熹共證衰聖承進素王受命謙不言緯摘讖避聖中

興以來圖讖尤盛魏禁閉房隋志明鏡揚雄擬經斯風

實競嘗論讖緯同出異名讖雜占驗緯實儷經秦亡三

戶漢聚五星術家者流物怪是馮案古占驗書皆名爲讖至孔子因七經之

名始定七緯劉熙釋名云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論語讖諸弟子所撰不敢襲名爲緯取讖微效驗之意

子謂史遷書所載楚南公曰甘公曰皆古雜讖之流隋書經籍志又有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

一卷而八十一篇之外未有以緯名者後人不知讖緯之分且因閉房記王明鏡僞託諸書而舉以病緯亦可

謂未辨赤兌大儒北海康成天人皆緯陰陽五行春秋

災異集自邠萌宋均之注大義甄明毀滅微學桓譚鄭

與亦有張衡謂起哀平穆寤識秦錄圖奏羸豈終張徒

孫支盧生

荀爽亦謂起中興之前終張之徒

天文家言班藝可徵

衡以劉向

九流無識疑出哀平間案九流謂陰陽儒墨等九家見今漢書藝文志本不得有識漢志天文家載圖書祕記

十七篇則緯侯亦七略中書史記趙世家言秦識於是出始皇本紀言錄圖曰亡秦者胡圖識之名由來舊矣

左氏太官公羊賣餅依識何掾證圖賈景處者為劉卯

金斯應汝南說文演贊公乘既書上諱寧遺國姓視狗

畫犬以刀守井

見春秋元命包初學記引作說文蓋唐時之本

依類託義於文

合正土力於地日生為星分別部居乖悟形聲蓋或緯

文三寫未審召陵之書亦有譌本據此疑偽未為篤論

予謂緯文之不合六書者率皆傳寫之譌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與今本不同者甚多則說文亦非完書矣

嗚呼秦燔六經二世以亡隋焚識緯厥祚不長方今

聖朝文治煌煌玉版下跡

武英殿聚珍版有易緯十卷

金匱函臧伊

予後生正丁厥昌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絳帛象覽雌雄
圖張長阿之坂連石之鄉中繩四徹外達八聰音紬探
祕籍沈冥默房鄭算斯善孔道以光

增錄十經齋記

余自幼時讀四子書注中語信之惟恐不篤也既壯
乃疑焉既而孰讀六經孔孟之言以覈之四子書注
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
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
性卽理六經言道卽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
以生陰陽乃謂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難持循致使人

執意見以爲理礙於政事此東原先生原善一書及孟子字義疏證不得已於作也余謂言學但求諸經而足矣六經漢謂之六藝樂經亡散在五經中禮經周禮之輔小戴記也春秋之輔左公羊穀梁三傳也孝經論語孟子五經之木鐸也爾雅五經之鼓吹也昔人併左氏於經合集爲十三經其意善矣愚謂當廣之爲廿一經禮益以大戴禮春秋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周禮六藝之書數爾雅未足當之也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以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旣久於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然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余持此論久

矣未敢以聞於人嘉興沈君季壽久從余游今年八

月書來請作十經齋記十經者有取於南史周賡之

似足切五經五緯號曰十經也緯亦經之輔此亦五經

廣爲十三廿一之意歟漢之大儒若鄭康成何邵公

時以緯注經名流尠不甄綜故緯不可廢其文沈博

淵奧苟羅之也富擇之也精則有裨於經夫豈淺鮮

沈君天資卓犖十二三時已倍誦十三經如瓶瀉水

長益汜濫辭章茗發頴豎離眾絕致而猶自恐華而

不實也乃沈潛於五經以五緯博其趣築室閉戶著

述其中不爲聲華馳逐其於訓詁名物制度民情物

理之際研之深矣此其志之遠何如哉豈守兔園帖

括或勦說宋儒一二以拾青紫誇學問者所可輩哉
抑余耄矣不足以測君之所到近者亦閉戶一室中
以廿一經及吾師原善孟子字義疏證恭安几上手
披口讀務欲訓詁制度名物民情物理稍有所見不
敢以老自懈其勤猶沈君也惟沈君知我我雖無沈
君高文顧請沈君爲我作廿一經堂記以酬吾以勉
吾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豈非以儆希
易千金也哉是爲記嘉慶辛黠涖灘長至月朔日金
壇段玉裁撰年七十有八

謝靈運黃髮年亦不仕公之
吳平金母黃髮年亦不仕公之
吾世學不銷故顯不變李俱爾哉不歸豈非以物希
昔高文隱顯其美無亦有好一難堂語以指皆以應
兼則李何事其德難其難也非於吾眼其非能無不
外曰孰有解難哉爾變自於外轉轉也爾其何良
曠其一對又善何難者五年守其其善者矣其士
時余奉矣不其何難其德善者爾其一空其
群其操其不爾其二以俱其善其善其善其善其善

廿一經堂記

吾師茂堂先生吐教陳機鈞河摘洛未重五經之學人
謂無雙康成六藝之論文成有萬沈沈覃思老而彌篤
恂恂善誘從之末由歲居鶉首月隕麋角爰以廿一經
堂授簡命記謹案經者常也上古之世未有經名墳素
典邛因時立號逮蒼澤含靈黑帝感生始掇祕文述五
經定世符置撰輔春秋演孔圖曰作法五經運之天地
稽之圖象質於三王施之四海白虎通曰孔子所以定
五經象天五常之道五經者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
也旣而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素文信而底磨赤誦
興而集爵紫微降光六經乃備春秋之外復作孝經援

神表黃玉之祥中契識乎霜之應所謂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也至若姬公修典用制周官卜商問故言傳亦足
仲弓之徒共撰微言則有論語八寸之策子思之門私
淑聖教則有孟子內外之篇當時皆不名爲經厥後秦
胡破術漢劉握符書記旣散孔道不絕樂經殘缺制氏
記其鏗鏘隸古混淆更生校其中祕博士爰集學官乃
列則易書詩禮春秋爲漢之五經也赤九會昌儒雅道
盛當塗以降代隆經術唐宋取士兼用九經熙寧之朝
始罷三禮有明因歷代之制襲舊六加七合左氏於春
秋齊孟德於周孔錄十三經注疏彙行太學自含經味
道之彥述文興業之士莫不奉爲憲章闡茲大訓先生

以爲揚雄擬經其失則僭趙匡棄傳其蔽也妄必分宏
度之四部則尚書春秋何以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必限
蒼姬之一代則羊高梁赤亦殊仲尼素王邛明素臣所
以公會中經并次汲書元朗釋文不遺柱史有如大小
二戴共事曲臺孔子三朝莫傳慶氏政穆昭穆雖篇曰
之難稽遷廟釁廟實逸禮之可攷瑯邪師說傳述罕聞
沖遠義疏毀滅滋甚僅有范陽之注略而不詳遂致信
都之業墜而中絕則禮宜益以大戴禮又如左邛大義
遠勝嚴顏外傳異聞亦高鄒夾馬遷蠶室因成太史之
書班氏蘭臺復續前朝之史皆古訓所具存治亂之條
貫至於天水一朝人尚清虛家傳道學溫公獨能博綜

載籍馳騁古今繼百二十國之寶書編三千餘年之實
錄信非紫陽綱目所可庶幾亦豈隴西長編爲能鑽仰
則春秋宜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若乃一畫孳
乳創自史皇六峯陰陽造於風后保氏以之教胄學者
於焉游藝蓋自八體無傳六觚鮮識重差句股謬增夕
桀之名持十屈中遠昧形聲之義苟非臣沖書上終止
句而爲苛商高矩積孰旁要以究祿則說文解字九章
算經周髀算經尤爲小學之至精足補雅訓所未備是
用順攷古道叩合同異撰集爲廿一經築堂以授生徒
扶微學也夫一卷之師信口說而非傳記專家之業黨
同門而妬道真邵公學海致譏六典之文元晦名儒妄

議百篇之序甚至魏徵類禮王柏疑詩許君始聖則顧
氏糾其違古文晚出則西河信其僞惟先生道亞生知
幾深得二九流百氏罔不兼綜七略藝文所在宏益誨
人不倦造次必儒文宣七十猶著屬參之經伏勝九旬
尚誦授鼂之策濤證聖寡學籀故罕通趙商之問禮難
爲起子公羊之善識惟思墨守謹聞緒言仰摹淵旨他
日攝齋升堂摳衣卽席請所謂廿一經者受而傳之則
應天人之法共水精而向辰尊性道之聞或山庭之繞
斗用贊一辭略陳梗概云爾

其用其十... 願天人之... 曰... 公羊... 不... 其... 九... 其... 其...

答段茂堂先生書

伏奉手命并士經齋記鄭生內學見賞於馬融趙賓小
數獲名於孟喜揄揚過差心靈自失謹已式栞樂石街
之壁帶子雲精廬謝此寵飾長卿陋宇邁茲多幸來命
新安之游枉道相過擁篲於門執弟子之灑掃春麥爲
纛爨高士之樵蘇延頸喁喁竟成虛遲招搖指丑臨氣
不至土脈陳根實望雪澤惟想道躬順時閉臧攝履無
爽胥江長流衣帶相限未知何時得遂侍坐耳前書略
述所懷取足辭達顧蒙慈獎彌增慚悚承示光武紀卯
金修德爲卯金修德之誤竊謂未然事在當仁不能無
辨春秋漢舍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

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
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漢書王莽傳曰夫劉之爲字卯
金刀也王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又曰受命之日
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爲字也何休公
羊傳注曰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西
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
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是緯書諸卯金字
不得改爲卯金漢世諸儒言及劉姓必曰卯金不特讖
緯祕記始云爾也後人見說文無劉字見虞翻有柳卯
同字之說遂謂劉當作鎠柳當从卯案說文竹部有籟
字水部有瀏字女部有嫺字木部杙字下云劉劉杙又

有劉向說劉歆說不應金部無劉字其爲脫簡昭然可知蓋自當塗刑定旣逞私意騎省新附又相惑亂今之說文非完書矣暇復精誦三國志注及許氏九千言知說文本無从卯之字仲翔世期亦不以柳爲从卯何以明之說文从古文文字必云某古文某此解字之通例也上部重文帝字下云二古文上辛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古文上旣發其凡而辛字示字辰字下復云二古文上今示字下脫此四字唯言字童字从辛音字从言章字从音龍字从童省故並不著今玉部聊字艸部茆字日部昴字耳部聊字田部留字皆止云从某卯聲無卯古文酉之文唯木部柳字有之蓋二徐誤讀三國志注因相竄入

不於他字而於柳字下者以虞翻有柳卯同字之說故也案翻傳注引翻奏云古大篆卯字讀當爲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裴松之云古大篆卯字讀當言柳古柳卯同字竊謂翻言爲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从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是仲翔明云柳卯同字不云柳卯同字世期亦云劉留聊柳皆从卯聲故有字同音異之疑不云劉留聊柳同用卯字也裴氏所見說文當古於二徐之本其所見虞翻別傳亦當未有三豕之誤何得據鉉錯之謬以讀許書改裴君之文并誣虞氏也特世期字同音異之說則又不然古日辰卯字本有柳音詩薄采其芣釋文云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周

禮茆菹釋文云音卯北人音柳詩維鬻與昴傳云昴留也釋文云音卯徐又音茅一名留留又音柳昴茆皆从卯不从卯詩十月之交卯與醜叶古人韻緩故卯有柳音此仲翔讀當爲柳之證也徐仙民於茆字音柳而於昴字則音茅者案古茅音如賀春秋茅戎史記二傳皆作賀戎卯音如茂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淮南天文訓云卯則茂茂然白虎通五行篇卯者茂也柳音亦如賀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注故書翬柳爲接櫛櫛字从賀賀从卯聲然則卯茅賀柳古音一也昴一名旄頭古旄邛音轉爲牟敦亦一證也今說文茆字从卯其誤始於孫愐而徐氏因之天官醢人茆菹注鄭

大夫讀茆爲茅茅菹茅初生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讀茆

爲卯案讀爲卯猶言讀爲柳所謂柳卯同字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春秋緯太陰在酉歲星居卯九星張

卯古柳字亦非傳寫之誤卒謂茆鳧葵也若茆字當从卯鄭不應讀

爲茅杜不應讀爲卯若謂後鄭改字則當云茆當爲茆

鳧葵也今何以無當爲茆三字漢書律厯志冒茆於卯

師古曰茆叢生也此與鳧葵之茆實一字柳有聚義故

茆亦有叢生之義不必改也昴卽留留亦從卯不從卯

春秋元命包曰昴之爲言留也言物成就繫留也史記

律書北至於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

索隱曰留卽卯也毛傳亦以留爲卯卯卽昴字是昴留柳皆可省爲卯

亦通柳左傳留舒鄭箋引作柳舒今人以昴爲白虎中

宿故當从卯試思柳爲朱鳥中宿何以亦云从卯游談
無根不言自顯或謂漢書留執於酉當與冒茆於卯同
例故留从卯然則引達於寅畢入於戌又何說也左傳
子之石窳釋文力到反一音力救反則與困窳之窳實
一字故陸爲二音漢表南奔公孫賀傳作南窳說文奔
大也蓋卽空大之義从穴者爲窳从大者爲奔

史記衛將軍傳

封賀爲南窳侯徐廣曰窳宜作奔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窳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

反

黃公紹以爲困窳字从寅卯之卯石窳字从申卯之

卯臆造卯言尤可大噓也詩三星在霄與飽字叶古文

飽字从卯聲是卯古有柳音也說文坐字从留省今本

說文从卯下土案重文坐字兩戶相對不見卯爲閉門

之象蓋从留省則當从卯下土說文不曰从卯而曰从留省者取其與留同意也李陽冰以爲从卯未甚大誤特其好與許君立異故剏爲卯時人不臥不經之說然可見唐以前說文皆作聖不作聖矣鄭氏以柳爲昧蓋古文尚書作昧谷鄭注古文故不曰柳穀周禮注引度西曰柳穀此用今文說也尚書大傳秋祀柳穀鄭注柳聚也齊人語明今文作柳穀史記五帝本紀宅西曰昧谷徐廣曰一作柳非司馬遷從安國問故故用古文說王光祿作尚書後案依孔疏謂夏侯等書作昧谷鄭作柳谷此不攷史記大傳不明今古文之辨也仲翔好爲難鄭亦王肅之流然使鄭當時實作柳谷赤烏之年鄭學具在

虞豈得誣以爲昧乎濤以爲緯書八十一篇大有裨於
聲音訓詁之學故許君解字如天顛也帝諦也日實也
月闕也山宣也棘之言微也皆用緯書說木部欒字下

引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欒士楊亦卽禮緯含文嘉

之文

白虎通引作春秋含文嘉

又春秋元命包曰荆字从刀从井井

以飲人人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
全命也

初學記引作說文今本無顧氏曰知錄亦以此爲說文

此與人持弓會毆

禽禿人伏禾中皆爲造字厥初象形指事之本義而或
非之其鑿甚矣春秋漢含孳曰日流則提擊流謂累如

赤珠數十在日下此則君兵提擊東西也流卽塗之省

古冕塗字作塗省作流今經典作梳非

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

五均均者調六律五聲之均也均古韵字

宋均曰均長八尺施弦誤

若斯之類抑又繁夥益見緯書之合於孔氏古文而卯金刀之云必非無說也濤管穴陋識米鹽瑣辨持潢勺之水而欲測重困之深恃蚡蠲之輝而思燭鍾山之陰未見如愚之誠實違蓋闕之義伏望先生舉以一隅箴其三闕則賣羊高之餅何休廢其守談狗曲之經王式杜其口歷執古之醇聽不至終惑於大道耳承教爲廿一經堂作記仲宣續善不足起其文房元都講無以傳其業謹輒牽率庸陋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蒙輯緯書尚未及半牽於俗綴又復中輟孫穀古微家有其書豹人所集目所未覩當必求之以助搜采昔仲尼之

門亦有盍各問事不休質疑斯在以筵撞鐘實冀大叩
壽死罪死罪

朱仲安折枝卷子題詞

積雨新霽沈陰不開涼颼痺肌秋氣雜夢天慘淡而無
色客幽愁而慙歡閒撫吟案則芳塵黯生小步庭除則
綠萼如積羣籟悲其並吟鄰笛淒以激怨陳篋暗室載
故鬼之一車愴懷宿草零鼻涕之一尺則有朱仲安雜
卉畫卷縑素已舊煙墨如新尋玩反覆益用增感蓋自
人琴之痛不覩者累年今昔之悲難忘如一日夫仲安
以夙慧之姿處蕭閒之境冲情淵淡綺懷緜穆尊人輯
似邨居水木明瑟極林壑之致仲安讀書其中兼資吟
眺每至雜花生樹叢桂留人裙屐相邀琴樽間作酒酣
爲秋竹積雪之曲幽憶怨斷之音未嘗不豔思醉心逸

韻蕩魄餘事游藝兼通畫禪能剏窈窕之思善感物態
蓋山水之外尤擅寫生焉然而綺語之悔每懺情多憂
生之嗟難以理遣通眉慘綠瘦影憐紅繁華將茂顏回
敗其鼓蘭疾疾彌留冉耕歌其芣苢寢瘵半年遽謝人
世墨痕狼藉誰蒸返魂之香遺紈零落空漬洗面之淚
此卷折枝傅色絢染特妙氣韻天成神采豔發蓋當昔
年贈以永好一旦覩此已爲手澤飢蟬化去餐脈望而
成仙鬼蝶翩來舞生香而欲活洞庭波杳不勝薜蘿帝
子之愁鴟鴞春殘徒留芳草美人之恨夫采蘭續魂有
聞於曩古樹蕙忘痍非論於斯今乃把卷升屋而作招
魂之歌曰

木葉微脫雞鳴膠膠梧覆金井花開鬼桃故人何在三
徑蓬蒿恒幹遽離餘香未消玉樓上召巫咸下招魂歸
來兮思鬱陶魂不來兮心煩勞

Blank columns for text.

尚書曰若稽古論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偽孔傳若順稽考也能順考
古道而行之者帝堯正義曰鄭孚信緯訓稽爲同訓古
爲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後漢李固傳注引書
曰粵若稽古帝堯鄭孚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
而行者帝堯三國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問曰鄭孚云稽
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濤案商頌孚鳥古帝命武湯箋
云古帝天也正義引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
古天也是鄭注原本緯文實作稽同也古天也魏志所
稱稽古同天云云乃隱括鄭義非注原文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引高
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又臯陶謨曰若稽古臯陶正義曰鄭孚云

以臯陶下屬爲句此說甚誤蓋曰允迪厥德二句乃史官載臯陶之語與堯典曰放勛不同鄭於此曰字必明注爲臯陶曰以曉學者後人昧其句讀遂謂鄭以臯陶下屬爲句云字當是行文以臯陶下屬爲句亦不類漢人注語也周禮小宰注禮記儒行注皆訓稽爲合合卽是同而周書天祝解亦有天爲古之文且古書稱曰若稽古者亦不止堯典臯陶謨太平御覽八十一皇王部引中侯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詩商頌殷武正義引中侯契握云曰若稽古王湯周頌譜正義引中侯摭洛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惟周書武穆解但以曰若稽古四字爲文蓋周書七十一篇殘缺最多古下必有脫字

觀下文欽哉欽哉余夙夜求之無射則曰昭天之道以

下乃武王之言

周書序周將代商順天革命申喻武義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

以寤

傲解奉若稽古惟王例之此文亦當爲曰若稽古惟王

也鄭於堯典釋稽古爲同天則臯陶謨稽古亦釋爲同

天可知白虎通聖人篇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目篇曰

若稽古臯陶與鄭義合江處士注尚書謂堯稽古爲同

天臯陶稽古爲順攷古道不必泥于同天之誼王光祿

尚書後案謂臯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曰若稽古四

字想典謨諸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孫觀晉書疏

又謂鄭云同天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

也古天也皆爲臯陶謨疏鄭以臯陶下屬爲句一語所

誤順攷古道本古文家相傳舊訓漢書孝武紀贊至於
稽古攷文之事猶闕焉班固東都賦憲章稽古漢巴郡
太守張納碑帥典稽古衛尉衡方碑法言稽古凡此諸
文不得以同天釋之後漢李固傳載奏免百餘人飛章
曰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稽古
與述舊對文亦爲攷古

李賢引
鄭注非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粵

若稽古帝漢張載注曰若順也稽攷也言能順天地攷
行古之道者帝也正用賈馬之說鄭必依書緯以稽古
爲同天者蓋以書傳諸所偁曰若稽古與順攷古道之
義不合攷河命下文曰重華欽叟皇象撻洛戒下文欽
惟天道武穆解下文曰昭天之道熙帝之載契握下文

既受命與命乃天命是皆僞天以言之寤徹解周公曰
曰奉若稽古惟王則知曰者語詞若猶言奉若天道稽
古卽與天合德也緯書多仲尼微言七十子大義較之
漢經師訓解尤爲近古桓譚新論謂秦延君但說曰若
稽古三萬言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得鄭君此注而曰若
稽古可以論定矣

伏羲斗言攷

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前闔九頭以升言教升字从人
持十與祀三公山碑白石神君碑及漢隸字原所載老
子銘祝睦後碑諸斗字隸體皆合錢辛楣少詹釋爲什
字云什言者十言也春秋正義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
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碑蓋用其語上二句言
贊易下二句言作春秋意正相對婁機顧藹吉皆釋什
爲斗文義殊難通矣翁覃谿學士云漢碑斗旁未有作
亅者旣以釋隸爲主自不得復牽于他說如以此碑之
語必盡合于經義則上句前闔九頭是何語乎且碑語
之不合經者尚多不能更僕數也愚但知就隸以讀碑

而已此字當从婁顧釋爲斗無疑濤案翁釋卅爲斗字是也然云以釋隸爲主不必盡合于經義則猶未足以難錢氏伏羲斗言自有可徵諸君特未深攷耳案易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康成注曰遂皇謂燧人在處犧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柄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曰蒼精牙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謂處羲將作易也通卦驗又云燧人之皇沒處戲生本尚芒芒開矩聽八蒼靈唯精注曰處羲作八疑脫卦字本尚芒芒然闔燧皇握機矩所作計演之圖思其所言作八卦之象然則所謂斗言卽本通卦驗此文非無可解

也漢人重緯學此碑皆用緯書說碑蓋以孔子比伏羲
故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
紫宮大一所授俱祖紫宮云者謂孔與伏羲俱爲天之
所授猶蒼牙通靈孔演命之義也前闔九頭以斗言教
者謂伏羲作易也後制百王獲麟來吐者謂孔子作春
秋也若謂以十言教之語謂指孔子贊易則安得云前
闔九頭乎且十言之教亦謂虛義非孔子乎益知錢氏
之說之不可通矣

石林避暑錄跋

石林避暑錄四卷吾鄉項德棻宛委堂校刊本項氏跋云得之陳仲醇抄本卽避暑錄話也以毛氏津逮秘書本校之字句微有異同亦互有得失毛氏本分上下二卷與書錄解題合而此本分爲四卷似非石林之舊惟此本多序文一篇紹興五年五月梅雨始過暑氣頓盛云云末署六月十一日石林老人序爲毛本所無直空謂石林作於紹興五年當據此序而言解題作避暑錄話而此題爲石林避暑錄與洪容齋所引合又能改齋漫錄引作葉少蘊避暑錄清波雜志引作葉石林避暑錄雲麓漫鈔亦云石林避暑燕居錄等是宋人皆稱爲

避暑錄初無話字不知直彡何以云然漫鈔所云燕居
錄蓋卽石林燕語之一名也

述古堂書目又作乙卯避暑錄蓋因紹興五年歲在

乙卯故也亦無話字又記

此本參和文一論詳與五年五月韓雨說嚴善厚
本與書雜錄合而此本參和四卷以非石林之書
本對之字尚多存異同亦互有異字以本卷上
石林燕語四卷吾儕自謝茶室交室對此本與九
石林燕語錄題

十經齋文集卷二

嘉興沈濤西雍

論語舞雩說

論語先進篇暮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歸古文
論語作饋釋文曰歸鄭本作饋云饋酒食也魯讀饋爲
歸今從古集解引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
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
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
子之門是包從魯作歸王充論衡明雩篇曰曾皙對孔
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

今本論衡仍從論語作
歸非今據下文訂正 孔

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旣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王肅撰家語亦云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是必古論語家相傳舊說仲任言說論之家謂魯論家也攷倉頡篇饋祭名也說文吳人謂祭爲餽餽饋古通字鄭必從古作饋是

亦以爲雩祭春秋桓五年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注
曰雩旱請雨祭名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使童
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疏曰論語云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云暮春者春服旣成明
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書見於經非正
雩也凡修雩者皆爲旱甚而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
矣春秋說文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雩
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疏若四月正雩
非直有男巫女巫巫案論語曾皙云春服旣成童子六七
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帥而舞旱
暵之事舞師謂野人能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是點之所言爲雩祭唐人皆知其說唯仲任以暮春爲
正歲二月非詩周頌維莫之春箋曰莫晚也周之季春
此暮春蓋謂夏之季春正歲三月也春秋桓五年左氏
傳龍見而雩注曰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
方續漢禮儀志注補引服虔注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
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
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禮月
令仲夏之月大雩帝注曰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
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以修雩禮以求雨
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案古以角亢爲龍以星度攷之
龍星昏見蓋在三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凡土功

龍見而畢務注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

方

晨見在九月則昏見在三月

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注曰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見而水涸注曰天根亢氏之間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見而草木節解注曰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駟見而隕霜注曰駟天馬房星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注曰謂霜降之後是蒼龍諸星皆在九月朝見每差五日其在三月昏見亦然故昭十七年左氏傳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注謂火見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三月火見豈容龍見反在四月夏小正四月初昏南門正大衍議

謂立夏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左
星入角距東六度是四月角星昏中非初見也詩周頌
序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也箋日月令孟春祈穀於上
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正義曰言是與者爲若不審之
辭是鄭亦以四月雩祭經無明文疑不能定攷漢舊儀
夏則龍星見而始雩蓋漢以四月爲正雩故服鄭因之
據左傳龍見此經暮春則周之雩月夏正三月也仲任
又以浴沂爲涉沂亦未是浴乎沂蓋浴龍也古雩祭用
土龍續漢書禮儀志雩禮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立
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劉昭注引桓譚新論曰劉歆
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

以爲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山海大荒東經言大荒東山隅有山名曰凶犁之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天故下數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注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爲也蓋雩爲吁嗟求雨之祭故雖常雩亦用土龍淮南說山訓言土龍致雨揚子法言亦云象龍之致雨春秋昭十九年左氏傳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此必雩壇在上眞龍感之矣仲任又謂善點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是又不然點之志蓋欲逐季氏也攷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畝以逐季氏

也注曰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
託上雩生事聚眾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
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
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辰則
逐季氏意明矣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
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孔門諸弟子其
不附季氏者唯顏淵閔子騫曾點數人檀弓言季武子
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注明己不與也是其明證點之力未能
去季氏其志嚶嚶然行不掩其言此狂者之進取也注鄭
狂者進取仰法古例不顧時俗昔樊遲從遊舞雩孔子與之論崇德脩
慝辨惑蓋亦隱諷昭公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

僭於諸侯久矣

昭二十五年公羊傳

所謂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也

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

無多辱焉

注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

所謂先事後得也昭公不從

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卽春秋去辰之義也

而或謂善點能知時

集解周氏

謬矣又案月令章句曰論語

暮春者浴乎沂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其

說亦非攷祓禊之禮於古無徵晉書束皙傳言周公卜

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出

吳均續齊諧記不足爲據宋書禮志續漢志注補引韓

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

秉蘭草祓除不祥則亦以爲澗洧之淫俗非鄙洛之盛典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蓋鄭舉漢法以況周制曰如今則非周秦舊典可知西京雜記載戚夫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娵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續漢禮儀制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初學記引作禊說文無禊字禊卽絜別字之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絜是西漢始於宮闈東京則沿爲民俗古祓禳皆除惡之祭女巫之祓除卽女祝之禱禳禮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注謂昴有積尸大陵之氣佚則厲隨而出行磔牲以禳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

余疋亦以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招弭皆有祀行

之禮

所謂授號旁招以茅也

韓詩招魂續魄卽此招弭杜篤祓禩

賦謂巫咸之徒秉火祈福猶存古制魏晉已後但以絲

竹觴詠爲樂而蔡邕

月令章句

張協

洛禩賦云顧新服之既成將祓除於水濱又云

攜朋接黨童冠八九是亦用月令章句之說

之徒且以論語舞雩當之匪特

義異古訓抑更事乖前典昔孔子志在春秋而仲弓子

夏等六十四人共撰微言

卽今論語

與春秋相表裏如冉求

爲季氏聚斂子欲鳴鼓而攻蓋亦謂責羣陰

干寶曰伐鼓於社責

羣陰也

自來注家俱未見及余嘗以公羊春秋之法讀論

語多所發明文宣復生不易吾言也

史記太初元年歲名辨

敘曰余十四始獲見於大中丞今漕帥阮公見錄爲詰
經精舍生其明年命作太初元年歲名辨時年始東脩
博覽載籍自黃帝五家乾象七曜以至四分三統之術
咸能課其密疏攷正得失樸學十年記問益廣暇復精
誦遷固二史及天文厯算家言追錄前書謂爲未究又
以錢氏攷異妄引超辰之說強爲歲陰之辨凌雜米鹽
莫可施用孫觀訐太陰攷似矣而特未能原本九宮又
其論上元星度仍襲一行之謬談蓋亦千慮之一失是
用上掇祕文旁證墜簡綜述大要著之於篇

史記厯書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麻術甲子篇亦云焉逢攝提格太

初元年余正太歲在甲曰焉逢

從索隱引

在寅曰攝提格焉

逢攝提格甲寅之歲也漢書律麻志云迺以前麻上元

秦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

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曰

復得闕逢攝提格則亦以是年爲甲寅下文又云太歲

在子己得太初本星度蓋漢初用秦顓頊麻以元封七

年爲闕逢攝提格之歲自太初改憲治麻鄧平等以爲

太初元年不值甲寅改用丁丑續漢志劉洪上言推漢

己巳元則攷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晃甲寅元

相經緯甲寅麻於孔子時效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

草創因而易至元封七年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明太
初改元法并改歲名故太史令張壽王言黃帝調律麻
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麻之過也前漢志
太歲在子及歲名困敦蓋指十一月朔旦冬至之時續
漢志謂更建太初元用丁丑則指正月建寅以後史記
麻術甲子篇又仍用太初未改之法此史漢之所以不
同也司馬貞謂漢志年在丙子當是班固用三統與太
初麻不同故與太史公說有異其說亦非案樂志天馬
徠執徐時翼奉傳太陰建於甲戌稽其年月皆與太初
元年歲在丁丑合不自劉歆始也司馬遷與修太初麻
而不用其法者蓋太初元年自當值甲寅不當值丁丑

攷前漢志云迺以前厯上元泰初又云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孟康曰言復得者上元泰初時亦是闕逢之歲
志又言太初厯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
連珠孟康曰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曜會
聚牽牛分度夜盡加合璧連珠也蓋元封七年卽值上
元太初厯之所起而上元之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
聚曰得甲子故書雅記具可徵信討論折衷談非影附
余疋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攝提卽太歲之別名格起也
攝提格猶言太歲所起其證一也尚書攷靈曜

諸引緯
文皆從

類聚御覽諸書參攷
貫串篇中不復詳著

曰天地開闢元厯紀名月首甲子

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初仰觀天形如車蓋日月若

懸壁五星若編珠衆星彙彙如連貝青龍甲子攝提格
孛鄭注歲在寅曰攝提格其證二也樂汁圖微曰天元
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
以攷王者終始或盡一其麻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
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注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
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
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其證三也
淮南天文訓曰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
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
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
月星辰復始甲寅元又曰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

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其證四

也史記月名畢聚索隱曰聚首姬案虞喜云

今本作僖公誤據宋

本改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

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

雌在訾訾則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案此出虞喜

天文論其曰姬訾之宿非是尔疋月陽十名月名十二

皆不言所值之宿且不曰月在寅爲陬而曰正月爲陬

明二統正月皆爲陬月故國語至於冬月韋昭注謂魯

哀公十六年九月卽據周正而言此亦據周正言甲子

之月不得值姬訾之宿言月名畢聚則年名焉逢攝提

格可知若丙子丁丑不特十一月不當在甲卽正月亦

不當在甲其證五也禮含文嘉曰推以上元爲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牽牛之初是爲麻本鄭注曰上元者太素以來所求之年也禮稽命徵曰起於太素十一月闕逢之月歲在攝提之紀是上元太素實始甲寅其證六也續漢志言黃帝造麻元起辛卯然張壽王言黃帝調麻而蔡邕謂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麻是黃帝麻卽甲寅元其證七也續漢志注補引蔡邕命論顓頊麻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載大衍議云洪範傳曰麻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後漢劉洪言乙

卯元與甲寅元相經緯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顛頭乙卯亦同甲寅其證八也易乾鑿度曰堯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注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日每一部者一千五百二十歲又曰麻元名握

先紀曰甲子歲甲寅

從明錢叔寶本與諸書所引合

求主歲卦術曰常

以大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部首注部或爲部是甲子爲部首非元法隋袁充謂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是誤以易緯甲子爲甲子年遂謂上元起甲子其說尤謬易稽覽圖載唐人推天元甲子之術與乾鑿度合皆云從

天元甲寅以來是堯典之麻象日月星辰卽用甲寅元其證九也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而續漢志謂周用丁巳元案丁巳當亦部首非元法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日南至春秋命麻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大衍議謂傳用周法緯用殷法攷前漢志殷麻率後周麻一日命麻序謂孔子修春秋用殷麻劉洪亦謂甲寅麻於孔子時効河洛七緯皆孔子所定尚書河圖所云戊午部乃殷法後人以周法推之得丁巳亦差一日司馬彪不知遂誤以爲元然則虞用戊午夏用丙寅魯用庚子亦皆部首非元法黃帝顓頊夏

殷周魯六麻晦朔弦望或有小差而甲寅之元終古不
易其證十也歲星與太歲常相應今觀諸家星度惟太
初麻每後二辰足徵改憲之謬史記天官書以攝提格
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斗牽牛

索隱謂出石氏星經漢

志引石氏及淮南天文訓春秋緯皆同甘氏在建斗牽

牛婺女

據開元占經

太初麻則在營室東壁天官書又云困

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氏房心天文訓春秋緯皆同甘
氏石氏房始太初麻則在建星牽牛漢志云甘氏太
初所以不同者以星羸縮在前各錄後所見然甘氏與
諸家微有不同可謂羸縮小差而太初則立法全異蓋
元封七年七曜實俱起牽牛當時治麻者必欲以爲太

歲在子於是改星度以從歲名殊乖古法矣大衍議又謂秦顓頊厯起乙卯漢太初厯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闕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其說尤謬漢志云太歲在子已得上元本星度者蓋謂因敦之歲七曜已起牽牛不必闕逢攝提格此正太初改推驗之術以破舊法非謂得上元本星度即可謂之闕逢攝提格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實非甲寅而謂之闕逢攝提格之歲則亦疋何得曰太歲在甲太歲在寅乎太初改歲名之說可卽以太初以前歲名證之史記年表諸甲子皆徐廣所題不足爲據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涿灘高誘以

爲始皇八年非也秦自莊襄元年滅東西周至始皇五年適得八年是年歲在丙申不韋著書當在始皇初年至是年而成自敘其意攷史記列傳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下又云始皇帝益壯又云始皇七年始皇九年敘次甚明不得以歲在涪灘爲始皇八年也自始皇五年至漢元年凡三十七年歲亦在涪灘是爲壬申史記張耳傳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漢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厯推之從歲星也故客謂張耳曰東

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案甘石諸家皆謂太歲在申歲星在東井輿鬼或疑元年十月太歲尚在未歲星尚未至東井故太初厯以爲太歲在午歲星在東井輿鬼太歲在未歲星在注張七星漢元年爲乙未入關時爲甲午之十月故得在東井則又不然案東井凡三十三度漢書及帝王世紀皆以井之十五度屬之實沈之次故末年十月歲星已在東井若如太初厯則本年在注張七星上年十月當從鬼至柳謂聚輿鬼則可謂聚東井則不可自漢元年至孝文五年凡三十四年歲在單闕是爲癸卯賈誼鵬鳥賦單闕之歲正謂此年本傳曰後歲餘文帝徵之至拜爲梁王太傅通鑑在孝

文六年則鵬鳥賦當在五年徐廣以爲六年者乃依太
初法若然則史記漢書不當曰後歲餘矣自漢元年至
元封七年凡百三年詔以爲漢興以來百二歲者不數
本年也是年歲在闕逢攝提格而治麻者以爲丁丑史
公心知其非故仍用舊法而麻術甲子篇所紀太初以
後歲名遂與漢書不合此篇當爲史公本文其天漢以
後乃爲少孫所續不得以其有元成年號遂疑盡出褚
手也錢少詹著廿二史攷異以爲歲陰與太歲不同太
歲與歲星常相應歲星自丑右行太歲自子左行太初
之元歲在星紀故漢志以爲太歲在子而當時詔書以
爲年名闕逢攝提格者乃指歲陰所在非太歲所在也

歲陰亦謂之太陰又曰青龍亦左行周十二辰而常在太歲之前二辰云云卜驗乾象多所違失古太陰卽太歲淮南天文訓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廣疋云青龍天乙太陰太歲也越絕書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史記貨殖傳引作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官書亦云察太歲所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是太陰卽歲天文訓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開元占經引注云太陰卽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假令歲陰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云三宿也晉灼注漢書正作太歲又天文訓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牽牛云云天官書作歲

陰漢天文志則云太歲在寅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
曰在斗牽牛是歲陰卽歲續漢律厯志云青龍移辰謂
之歲又云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青龍爲元尚書攷
靈曜青龍甲子鄭注青龍歲也王充論衡亦云太歲者
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是青龍卽歲青龍一名蒼龍王
莽傳蒼龍癸酉服虔曰蒼龍太歲也是蒼龍卽歲太陰
又謂之攝提開元占經引甘氏攝提在寅攝提在卯其
星次與淮南春秋緯太陰史記歲陰所在合續漢志曰
攝提遷次謂之歲楚詞曰攝提貞於孟陬是攝提卽歲
又謂之太一又謂之太極實卽天之北極星余疋謂之
北辰案馬季長注顧命云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

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又注繫辭云太極北辰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極北極天太陰也張揖漢書音義曰太陰北極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樂汁圖徵曰天官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注云天一太一北極神之別名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康成曰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賈疏案介正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皇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據此則鄭又開元占經有介正注引黃帝占云天皇大帝名耀魄寶春秋合誠圖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佐助期曰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

樂汁圖徵曰朔日冬至聖主厚祚鼓和樂於東郊致魂
靈下太一之神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
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
一東南郊是太一卽太陰所謂北辰耀魄寶故淮南以
爲天神之最貴北辰有九星故太乙下行九宮春秋合
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北辰九星而緯以爲七
者猶北斗九星而以爲七也素問天元紀大論九星懸
朗王冰注曰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明據宋本中古道德
稍衰標星藏耀故計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
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爲始
遁甲式法今猶用焉卽謂太乙九星見黃帝九宮經王

應麟以爲北斗九星誤案太乙九宮之法實爲麻術之始路史注引壺子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作枝幹衍爲甲子又引真源賦伏羲別九宮陰陽正訣風后因八卦說九宮易稽覽圖曰甲寅伏羲氏至無懷氏五百七千八百八十二年是伏羲時已用甲寅元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臣積攷太始天元冊文王冰注云自神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此太古占候靈文洎乎伏羲之時已鑄諸玉版命曰冊文史記封禪書亦云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是世本所云大撓作甲子容成作麻特如後世斗麻改憲蔡

一經列子集卷二
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者非也太乙九宮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注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離宮舊唐書禮儀志載王起等奏曰謹案黃帝九宮經及蕭吉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大乙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

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
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
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
離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星天心其卦乾其
行金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兌其行金
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
白九宮其神天乙其星天英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志
又載九宮貴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
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
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是淮南諸書青龍太陰太乙
天一諸名皆見於此其二宮攝提卽甘氏所謂攝提介

正攝提格非攝提三星也天文訓紫宮太微軒轅咸池
四守天阿高誘注皆星名又云太微者太乙之庭也紫
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死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
囿也天阿者羣神之闕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高誘
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平御覽引許慎注曰四
守紫宮軒轅咸池天阿也是四守卽四宮非星名太一
軒轅咸池皆見九宮經天阿卽天符聲相近太乙之庭
當作天乙之庭春秋元命包曰紫宮爲太帝太微爲天
庭以在正南故曰太微者主朱雀晉志以紫微太微天
市分三垣固非天官書以太微爲南宮朱鳥之宿亦未
是蓋太微主朱雀非卽朱雀猶紫宮執斗而左旋不可

卽謂之斗也太乙九宮而此言四宮蓋祇舉中央及四
正未及四維而大略可識矣初學記引黃帝太一密推
欲知巡守之年當視太一及天目在四維之歲法爲巡
守其法與九宮相表裏後漢張衡傳曰聖人明審律厯
雜之以九宮漢世大儒精通厯數無不本於九宮南齊
書高帝紀史臣案太一九宮占厯推自漢高帝五年至
宋順帝昇明元年太一所在北史袁充傳亦云第一紀
甲子太乙在一宮九宮之爲厯術六朝人猶知之唐宋
以後但謂其出於術士符於遁甲而三門五將競鄙爲
陰陽家言無復古人知天之學矣今之言太陰太歲之
別者其誤始於孟康張晏諸人漢書翼奉傳太陰建於

甲戌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揚雄傳詔招搖與太陰兮張晏曰太陰歲後三辰也史記貨殖傳太陰在卯張守節正義曰歲後二辰爲太陰案其所云皆當鉤陳之位天文訓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此卽歲後二辰之說又云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此卽歲後三辰之說鉤陳爲後宮在天極之北固無不可謂之太陰而特不可以注史記漢書之太陰錢氏謂太陰在歲之前二辰則又與孟張說異蓋特據淮南子爲開主太歲一語以附會前漢志太歲在子之文案天文訓太陰在寅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

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
太陰其曰主者猶馬融尚書注北斗七星第一星主日
第二星主月非謂主太歲卽太歲在子也且上文太陰
在寅而又云丑爲閉主太陰不得謂太陰在丑其云太
歲當指咸池而言咸池爲九宮貴神漢華山碑云歲在
戊午名曰咸池是古人亦以之紀歲故天文訓曰咸池
爲太歲咸池又以二月起卯月行四仲周而復始則謂
之大時故曰大時者咸池也又天文訓云北斗之神有
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徙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
合午謀行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案上
文云太陰在寅寅爲建而此云所居辰爲厭蓋謂太陰

之雌非別一太陰故曰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鄭注周禮占夢云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疏引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於戌月建有厭歲建亦有厭又謂之刑德天文訓云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又云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又云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八合卽堪輿之八會是太陰與月建皆以子午合刑德天文訓又云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太歲左行而此云右徙蓋亦謂太陰之雌天文訓云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又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博物

志言鵠開戶避太歲說文言鳥者知太歲之所在日知
所在者亦謂避之猶抱朴子言燕知戊己蓋戊爲天門
己爲地戶故燕避之天文訓又云凡用太陰左前刑右
背德擊鉤陳之衝辰孫卿書亦言武王以兵忌東面而
迎太歲則又似不可鄉而可背論衡難歲篇載移徙法
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
名曰歲破則又不可鄉并不可背此正日者傳所謂五
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
凶而不得執此以議太陰太歲之不同矣錢氏又謂太
初元年歲在丙子東漢以後術家不知超辰之法故以
爲丁丑其說亦未可據案漢書律厯志並無推太歲歲

星超辰之術不得謂古有其法惟續漢志有云百四十
四歲而太歲超一表文云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則皆言
太歲不及歲星然虞恭宗訢等議云歲從一辰日不得
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是當時已無信之者若歲星一
百四十四年跳一辰見賈公彥周禮疏及孔穎達春秋
正義皆由誤解服氏龍度天門一語案左傳昭三十二
年夏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周禮疏引服注
云歲星在歲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
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
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案是歲越過
云者蓋猶梓慎所謂淫於辛柺禪竈所謂旅於明年之

次春秋時五星錯行往往有此服氏並未言歲星積年
跳辰鄭注周禮馮相氏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
月斗所建之辰樂說歲星與日常應太歲月建以見然
則今麻太歲非此也攷天官書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
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此卽應太歲月建蓋
正月招搖指寅也然則今麻非此者正謂太初改憲以
後太歲與歲星不相應賈氏以跳辰釋之誤矣蓋自兩
漢以來談律麻者皆不明乎太初改憲并改歲名之惜
遂致紛諍空軫言人人殊予故詳著其說以爲後之君
子削藁也

劉儂傳詳注序

劉向列僊傳二卷不見於漢書藝文志神僊道家者流
案楚元王傳言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
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更生幼而讀誦以
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
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又云向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
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
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蓋向儂前事此傳獨未經
奏御則中祕本無其書班藝例所不載不得疑後人僞
託也崇文總目道書類列仙傳二卷劉向撰凡七十二
人陶隱居真誥亦云劉向撰列仙七十二人抱朴子論

一經齊文集卷二
僊篇劉向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而今本及道藏本
皆止七十人棲霞郝蘭臯農部德配王安人嘗校此書
據史記索隱藝文類聚補羨門劉安二傳以符七十二
人之數然史記老子列傳集解引列仙傳曰老萊子楚
人也云云則有老萊子傳太平廣記七十六方士部武
昌趙廓齊人也云云出列仙傳則又有趙廓傳皆在七
十二人之外非徵引有譌卽傳刻或謬與其過廢無寧
過存矣是書脫簡甚多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引列仙傳
曰赤松子好食松實絕穀登江中孤嶼詩注引列仙傳
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知爲赤松子傳脫文
路史黃帝紀注引仙傳都泰山之阿又云時岐伯已百

餘歲見仙傳

路史注諸引仙傳皆列仙傳

又引列仙傳黃帝自擇亡

日至七十日亡七十日還葬於橋山亦見抱朴子極言
篇知爲黃帝傳脫文路史少昊紀壽四百有四十注云
見仙傳注又引仙傳云生而能語九日長九尺知爲老
子傳脫文路史高陽紀注引仙傳云彭祖遺腹而生三
歲失母又云喪四十九妻五十九子知爲彭祖傳脫文
事類賦寶貨部引列仙傳鄭交甫至漢臯臺下見二女
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云云太平廣記五十九女仙部載
此傳亦作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
明珠大如雞卵云云末云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
神仙之變化乎知爲江妃二女傳脫文水經洛水注引

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知爲王子喬傳脫文
漢書郊祀志注應劭引列仙傳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
喬化爲白蜺文子驚引戈擊之俯而見之王子喬之尸
也須臾則爲大鳥飛去亦見楚辭天問章句其文較詳
而不言其出何書知爲崔文子傳脫文司馬相如傳注
應劭引列仙傳陵陽子言春朗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
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并天地元黃之
氣爲六氣知爲陵陽子明傳脫文惟初學記地部引岱
宗石室中上下懸絕其中金牀玉几文選注列子釋文
引巨鼇戴選注三山而抃滄海之中則未能指爲何篇
作負又案唐宋類書及注家所引字句互異知今本舛誤特

甚如江妃二女當作江斐二女文選蜀都賦娉江斐與
神遊注引列仙傳作江斐二女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
真誥亦云江姝登湄而解佩姝卽斐之異文知唐以前
本皆作斐後漢郃陽令曹全碑大女桃斐亦以斐爲妃
女丸當作女几太平廣記五十九引女仙傳云女几者
陳市上酒婦也云云其文畧同蓋本此傳爲之末云居
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卽女几山也
張泌妝樓記亦云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然山海經卽
有女几山抱朴子素仙經可以精思合藥者有女几山
則女几因山得名非山因女几得名卷中此類甚多今
悉訂正惟路史炎帝紀注引赤將子輿作赤松子輿則

羅莘之誤也內子墨芻主人好道家言以爲神仙黃白
之書惟此傳爲最古可信因爲鉤攷傳注譌其異同又
復參卍墳素爲之注釋其知人論世之識聲音訓故之
精洵令伏女慙其師授曹妻遜其才辨至於金簡玉字
鳳篆龍書赤文盈帙靈寶之所未詳綠錯成編瑯環之
所罕記斯實上契貞孚非徒侈言神怪矣卷末讚文一
篇王安人謂卽郭元祖讚序余與墨芻定爲向所自作
案隋書經籍志云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
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而讚云余嘗得秦大夫阮倉
撰仙圖自六代迄今有七百餘人云云與隋志合此蓋
子政書成敘其所以作者之意抱朴子論僊篇亦云向

撰列僊傳自刪秦太史暨漢書中出之秦太史蓋卽阮
倉隋志謂漢時者誤顏氏家訓書證篇列仙傳劉向所
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今無此語案世說文學篇
注引列仙傳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
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在佛經故撰得七十當作七可以
與多聞博識者遐觀焉法苑珠林千佛篇引列仙傳云
吾搜檢藏書太史創撰列仙圖黃帝以下迄至于今定
檢實錄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正此
序讚之文蓋墜簡溜蠹數札俄空焉古釋道二教同源
異流後漢書襄楷傳言老子八夷狄爲浮屠翻譯名義
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列子書載孔子言西

方之人有聖者是佛法不始於後漢歷代三寶記亦謂
劉向稱予覽典籍乃有佛經以爲漢前有佛之證古佛
字義爲仿佛而僂亦假僂去字爲之僂古
遷字不得謂僂有
而佛無三輔黃圖載劫燒餘灰事是武帝時胡僧已入
中國後漢西域傳明帝時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
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
色使當時未有佛法此人何由而知釋法顯佛國記云
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至五十二年經律始到新頭河
而列子周穆王篇言西極之國有化人來是爲佛入中
國之始穆王登昆侖見西王母所經皆佛國地穆天子
傳所云膜拜卽和南合十之禮而顏氏乃以佛經二字

幾疑非出向手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也讚又引孝經
援神契云云益信緯書不始於哀平後漢小黃門譙敏
碑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筮隲識錄圖緯傳道於京君
明譙贛漢書李尋傳五經六緯尊術顯士是皆在哀平
以前張衡荀諝不攻至此亦可怪矣時嘉慶二十年龍
榜大淵招搖指午晷長一尺四寸八分日入三商壽眞
子沈濤敘於青萼室中卽主人溲眞處也